

去年美國大選之後，美國英語中出現了一個新詞語：「barther」，由意為「誕生」的「Birth」和意為「者」的「er」組成，似乎可譯為「出生者」。何謂「barther」？若不了解其背景，真難揣測其意思。

不少美國白人是無法容忍一個黑人來當他們的總統的，可奧巴馬卻偏偏給選上了，於是這些人就挖空心思在他身上做文章，首先是把他出生地的文章，他們揚言，奧巴馬不是生在美國本土，而是生在肯尼亞或印度尼西亞，所以沒有資格當總統，還說他父母給他搞了假的出生證，似乎在他出生時就預料他會當總統，所以搞了個「陰謀」。這些持「陰謀論」的人自稱為「出生者」，其實就是企圖證實奧巴馬的出生地、然後廢黜他的人。九．一事件後，有些要搞清楚恐怖襲擊事實真相的人自稱為「出生者」，那些陰謀論者便照貓畫虎，來了個「barther」，搞了個「出生者運動」，也即質疑奧巴馬出生地運動，還上告到聯邦最高法院，結果未被受理。

這些「出生者」及其支持者顯然不甘心受挫，而不斷掀起反奧巴馬的浪潮。他們跑到華盛頓去抗議示威，舉着塗有希特勒式小鬍子的奧巴馬畫像，罵奧巴馬是希特勒。你若上谷歌網頁，用英語打上「奧巴馬」和「希特勒」兩個關鍵詞，你就會立刻看到許多把奧巴馬畫成希特勒模樣、或將奧巴馬像與希特勒像並列的圖片，還寫上一我就是希特勒」、「我是種族主義分子」等字句。更嚴重的是，有個著名網站竟要舉行所謂「奧巴馬總統應否被暗殺」的「民意調查」。「出生者」就是以這種仇視、憎恨的態度來醜化一個黑人總統，其實他們自己才是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分子。美國前總統卡特說：「這些針對奧巴馬總統的強烈憎恨舉措，絕大部分因為他是黑人，是非裔美國人。」

奧巴馬努力推行健保改革計劃，希望全體國民（包括老人和窮人）均能享有適當的醫療保險，更遭到那些「出生者」及其支持者的抵制。他們利用各地的鎮民大會來反對健保改革，把會場弄得烏煙瘴氣。對此，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深感痛心。他撰文指出，在這種前所未有的醜惡現象背後，既有富裕的利益集團，又有那些所謂的「出生者」，他們甚至還不了解奧巴馬的健保改革內容，不知道健保改革有利於他們自身，就在鎮民大會上亂叫亂喊「Z」。他氣憤地稱這些人是「亂民」。世界上任何進步的社會改革都會遇到敵對勢力的阻撓、破壞。如今，美國的「亂民」——那些「出生者」，正在極盡阻撓和破壞之能事，使奧巴馬的改革大業面臨極為嚴峻的考驗。

何謂「出生者」？



輝煌巨著獻國慶

林 煒

——《辭海（第六版）》彩圖本在滬面世



我國當代唯一一部大型綜合性辭典《辭海》，自一九三六年出版發行至今已七十餘年。這部十年一修的皇皇巨著牽動讀者的心。「對不對，查《辭海》」已成為廣大讀者的共識和口頭禪。《辭海》第四卷是《辭海》本分爲五卷，共計有三千四百七十七頁，前四卷是漢字和詞條，最後一卷是各類附錄索引。該版收單字字頭一萬七千九百一十四個，附繁體字、異體字四千四百餘個，單字字頭比第五版增加近四百個；詞條十二萬七千二百餘條，比第五版增加四千二百餘條；字數二百餘萬字，比第五版增加二百餘萬字；條目修訂面超過三分之一。該版本包裝精美大氣，江澤民爲封面題字。

從上海辭書出版社發行處獲悉，內地書店的訂購總量已接近一萬六千套。新中國成立後，新版《辭海》至今已陸續發行了近六百萬套，各學科的分冊發行近兩千萬冊。

《辭海（第六版）》的編纂準備工作始於二〇〇五年初。有關部門把此項工作列入向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獻禮的重大文化工程。編纂工作在夏征農、陳至立主編先後主持下，經過數以千計的作者、編者、出版者將近五年的奮戰，上海辭書出版社終於在今年國慶前夕出版了主體版本——大十六開五卷彩圖本皇皇巨著。

此後，該社還將陸續推出《辭海（第六版）》三卷本普及本、一卷本縮印本以及多卷本繁本，這些版本預計要到明年陸續與讀者見面。此外，將首次推出具有無線上網功能的《辭海》手持閱讀器和網絡版。出版社開發手持閱讀器在中國內地獨一無二，是中國數碼化出版的重大成果。

翻開首卷，給人印象深刻的是排滿頁面的編纂者名錄，各界的精英和權威名列其中。《辭海（第六版）》條目分甲乙丙丁級，字數從四百字到二十字不等，每一個條目都是知識的高度濃縮。出版社收到稿件後，先由編輯初審，再由主任復審，總編輯、副總編輯終審。同時還由十八個專門檢查組進行專項檢查。爲了把錯誤降到最低限度，稿子進入編輯程序後要經過二十三個環節。編寫詞條的作者多達二千多人，整個出版社的編輯大部分參加該項編輯工作，還邀請了七十九位資深編審進行三次通讀。經過數以千計的專家、學者幾十年來的不斷修訂，《辭海》的編纂取得了豐碩成果，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

西塘道：「政體一層，我國數千年來都是皇上一人獨斷的，一時恐難改變。只有教育一事，萬不可緩。現在我國四萬萬人，讀書識字的還不到一萬萬，大半痴愚無知，無怪他們要叫我們半開化國了。現在朝廷如肯廢了科舉，大開學堂，十年之後，必然收效。……」 顧南道：「辦學堂、開民智，固然是要緊，但也有一層流弊，該慎之於始。兄弟從前到過各國學堂，常聽到那些學生，終日在那裡講究什麼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律魂》，滿口裡無非「革命」「流血」「平權」「自由」的話。……不是造就人才，倒造就叛逆了。」 美荻道：「要說到這個流弊，如今還早哩！現在我國民智不開，固然在上的人教育無方，然也是我國文字太深，且與語言分途的緣故。哪裡能與語言一致的口國度比較呢？兄弟的意思，現在必須另造一種通行文字，跟白話一樣的方好。」（一九九五年時代文藝出版社重印《孽海花》二六一頁）

我很佩服金狀元的台霞、西塘、美荻三位朋友。他們身處列強環伺，大廈將傾的大動盪年代，憂國憂民，看穿了中國積貧積弱屢戰屢敗的原因一是政體專制，二是教育失敗。這就遠比早期洋務派的「洋人唯恃船堅炮利」的見識高明得多。他們還主張哪怕冒誘發革命之險，也要開啓民智，這又超出了改良的範疇而接近於革命了。他們還指出中國教育失敗、文盲太多，除了政府不力以外，也應該歸咎於我國的文字艱深難學；甚至於提出「另造一種通行文字」（說白了就是放棄漢字）、做到「語言一致」（廢止古文）的主張。這是《孽海花》出現之前誰也不會說過的，振聾發聵，超前的思想，科學的分析，觸犯了老祖宗，啓迪了後來人，開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河。這些人物以及塑造出他們的曾機，可以說是五四運動先驅者之先驅！

對於今天把繁體漢字看得神聖无比的專家來說，五四先驅者們是很不客氣的，非常「粗獷」的。魯迅說：「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漢字不滅，中國必亡。」蔡元培說：「漢字既然不能不改革，盡可以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瞿秋白說：「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醜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茅坑。」陳獨秀說：「中國文字，既難載新事理，且爲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錢玄同說：「漢字的罪惡，如難識、難寫。妨礙教育的普及，知識的傳播。」……哎呀呀，真是好「酷」！今人大可以罵他們偏激片面，我也承認是有點兒，但是漢字的弊病也不是他們虛構出來的。今人不是提倡寬容、呼籲理解麼？怎麼就體會不到先驅們的滿腔愛國熱忱？就像當年的曾機面臨着列強瓜分，五四先驅們也面臨着國之將亡，偏激片面也是難免的，說漢字是「茅坑」固然不對，說漢字是「國之瑰寶」難道就對嗎？瑰寶就意味着纖毫也不能動了。我寧可把繁體漢字比做一位有點過於富態的美女，給她瘦身減肥一下，豈不成了更漂亮的美女？

當下，全球不少政治歷史學家都是把各國民衆的識字率作為該國的硬實力指標來計算的。鄙意以爲，盡可能地讓我國減少文盲。爭取做到人人識字，是富國強國的「硬道理」之一。這道理連清人曾機都懂，我們反不如他？弔詭的是，目前，越是主張廢簡歸繁的人物，越顯得是有文化的改革派；而那些認同簡體乃至於主張識繁用簡的同胞，倒成了愚昧無知的保守分子。這可真像是春節晚會上十分有趣的相聲小品了。

重讀《孽海花》一得

——再談漢字繁簡變遷

章 明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主流思潮，當其時也，萬口一詞，天經地義，如大河奔流，颶風迴盪，沛然不可抵擋。但是事過境遷，後人的看法往往一百八十度地轉變，完全不能理解前人的想法。發生這種顛覆性的變化，有的並不需要太長的時間，短的二三十年，長的也不過八九十年而已。譬如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江青搖搖唇啟舌口沫飛濺大罵其孔老二，可到了二〇〇六年，于丹就在中央電視台娓娓動聽地播開了她的「《論語》心得」。再如漢字的繁簡問題，現在許多名家把繁體漢字看成「瑰寶」，可是剛剛退場的前輩們的看法如何呢？

前月在央視新聞頻道看了一段「小崔說事」，兩個年長的專家和一個十來歲的女孩一同登場。一位專家拿出幾張卡片，上寫「門」「開」「關」「閉」「門」等繁體字，理直

氣壯地說：「繁體漢字的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這些字，讓人一看就知道都是和門有關係的。連門都沒有，怎麼開呀？」此時主持人崔永元笑着插話：「如果我說『開心』呢？難道我心裡也得有『門』？」專家沒答理他。第二位專家拿出兩條橫幅標語，分別寫着：「漢字是文化」和「漢字是符號」，說道：「爲什麼說繁體漢字是國之瑰寶呢？就因為每一個漢字都蘊含着中國五千年的燦爛文化。那種認為漢字只是符號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輪到那位女孩說話了，她用一種可憐兮兮的聲調說：「我是一個剛上初一的學生。我們都知道繁體漢字是瑰寶，每一個都包含五千年文化。但是，對我們來說，有些繁體字實在是太難了，太難了！是否可以等我們長大一點兒再學呢？現在還讓我們學簡體字。行不行啊？行不行啊？」兩位專家面無表情地望了她一眼，默然不語。主持人崔永元卻向她微笑着點了點頭。節目結束了，可我耳邊還迴響着女孩的哀告聲。

不論是老專家還是小女生，都咬定繁體漢字是國之瑰寶，都不敢說它是符號，我老漢就有點兒不服氣。世界各民族的文字都是記錄語言的符號（不論是拼音字還是象形字），漢字也不例外。由於漢字以象形爲基礎，有一些漢字本身就含有古代漢文化的信息，但決不是「每一個」。試問：一二三四、之乎也者、吃喝拉撒、這嗎啦的，它們蘊含了什麼文化？而且就是那些帶有古文化信息的漢字，也只有極少數讀通了中國古文字學的專家才能領會，一般人都是把它們當符號用的。我們大可不必把漢字看成了神聖，懂得它的可貴，也要知道它的局限。回顧一下晚清以來的精英們對漢字的看法，就會了解得更全面一點。下面試舉一例。

最近偶爾重翻了一下《孽海花》，發現這本從前只當是消遣的書，其中居然也有極其正經的東西。小說的開頭部分發表於清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作者曾樸（一八七二至一九三五），江蘇吳江人，早年中學，後捐官爲內閣中書，朝綱野風尚、時政得失均極爲關心。又學習法文，寫作小說，創辦雜誌，結識譚嗣同、唐才常等人，不失爲淹博通達的改良志士。這裡要引的是該書第十八回《游草地商量請客單 借花園開設談話會》中的一節。小說的主人公金公雲青，曾高中狀元，被派駐德俄等國擔任公使，四年任滿回國，途經上海，適逢友人的盛會，便也應邀出席。在座的都是要青的辦洋務、辦外交的官場朋友，他們正在高談闊論：

……台霞道：「西國富強的本源，據兄弟愚見，卻不是在這些治兵、製器、惠工、通商諸事上頭哩！第一在政體。西人視國家爲百姓的公產，不是朝廷的世業。人人有議政的權柄。自然人人有愛國的思想了。第二在教育。各國學堂林立，百姓讀書識國家管理，無論何人不許不讀書，西人叫強迫教育。通國無不識字的百姓，即販夫走卒也都通曉天下大勢。民智日進，國力自然日大了。又不禁黨會，增大他的團結力；不諱權利，養成他的競爭心……」

嬗變



十幾年前，一位老同事去世，單位要我給其寫篇悼念文字，按當時的說法，叫「生平簡介」。我遂去單位檔案室，在其厚厚的個人檔案中，從那發黃的紙片堆中仔細翻閱。然而，讓我感到十分震撼的是，在老先生一生履歷的平淡無奇中，竟然有這樣一段文字躍入我的眼簾：「一九六〇年某月某日，我突然私心雜念作怪，拿了單位的九張稿紙，並偷偷地抽了單位招待客人的兩支香煙。事後，我追悔莫及，輾轉反側，無法成眠，特向組織坦白……」

瀟灑而懺悔的字體雖然伴隨着歲月的暗痕，紙張也已泛黃發脆，但逝者的那顆惴惴不安的良心卻躍然紙上。噢，他那個清淨的心靈世界看來容不得一點雜質和污穢。事情之小讓人不能不感歎，無法不去浮想聯翩。

時光翻過四十八年。另據報載：鄭州市原副書記、紀委書記王治業，一盒陳茶暗藏八張存摺，被其當做破

爛隨手丟棄。當兩個收破爛的農民以三毛錢的價格收得這盒茶葉後，存摺上赫然寫着三百八十七點二萬元的巨款。其人之「大氣」與我們那位謹小慎微的逝者已經是冰火兩重天，真是不可同日而語焉。

去年，深圳市原市長許宗衡，從一個農場場長到城市市長走了二十二年，滄桑歲月也讓人發生了質的嬗變。而嬗變後的他從一個市長到一個階下囚，卻只用了短短四年時間，可謂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而毀於隨。

河南某單位招聘四名人才（內部規定考生要有一個廳級幹部做擔保）。三千五百不明就裡的學子頂着酷暑從四面八方湧來應聘，結果一上午筆試，下午就公布了錄用結果。考官們也真有能耐，讓一目十行的古人也倍感汗顏。

據傳，內地一個最後集資建房的單位，傾盡了職工大半輩子的血汗錢籌得房款後，委派了一群「優秀同事」做監工，每月拿着七百元補貼。漫長的五年施工（時光彷彿在這裡凝滯了）之後，房子蓋起來了，遠看

確是一道不錯的風景，而進到房裡，卻一片的狼藉：水管爆裂，暖氣片劣質不堪，廚房滲漏，衛生間更是如雨傾瀉，現澆板的鋼筋混凝土客廳裡管道暴露着無法藏匿的脊骨，其凸凹不平的地面如大風掠過蒼白的荒蕪。同事們痛惜而無奈的慨歎：兔子還不吃窩邊草吶，這年頭，豪養的看家狗子怎麼就變成了嗜血吞肉的狼崽呢！而嬗變了的「狼們」卻厚顏無恥且心安理得的一個個優雅的活着，被桑桑與酒肉滋潤得一臉的光鮮。看來，人要是沒有了廉恥，縱然是神仙也無語狂歡。

筆者的一次老同學聚會，幾個身居要職者「童言無忌」的半開玩笑說，你們好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心無旁騖的恬淡度日，把呼嘯而來的警車刺耳的鳴聲都能當音樂去聽；我們就慘了，喜歡過節又怕過節，年年心驚肉跳的……後邊的話被他尷尬地省略掉了。

真不願有如此的比喻：譬如一個人，小病尚能醫治，對於病入膏肓或是侵入肌骨的病因？唔，停，停，——我驚了一身冷汗。

姚明的Facebook

楊百川



從一開始火箭隊就拒絕向姚明談定任何復出的時間安排，他們的確期這位完全康復，鋒獲得足夠的休息，以便讓傷傷這完康復後，能夠在二〇一〇年下半年可以以全身投入。爲了滿足廣大球迷對他的關注之情，姚明近日更新了自己在社交網上Facebook的博客，向球迷講述了自己的近況：

火箭隊下一屆來了一位新中锋安德森，以替代我的位置。早在簽約的那天，我也出現在艾田田中心的訓練營裡，最近我增加了個人的訓練頻率，這樣做，能夠保持個人的活力，在我的腳傷恢復期內，訓練是能夠讓我在精神上 and 身體上保持活力的最佳辦法。對於姚明的刻苦鍛煉，火箭隊的高層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球隊總經理莫雷不止一次地稱讚姚明是：「NBA最刻苦自勵的天王巨星。」他每一次出現，在球場進行訓練時，精神狀態十分好，總是笑咪咪地跟隊友和記者講笑。這是一個很好的訊息，令旁觀者格外寬心。

在Facebook的博客中，姚明又發布了他本人對今次台灣八八水災的關注，對中國籃球運動的看法。目前Facebook和Twitter已為越來越多的NBA球員所喜愛，成了他們透露自己近況和與球迷交流的工具。不僅僅是姚明這樣做，阿倫·艾弗森，阿麥斯特等衆人熟悉的球員，也都借助這些工具爆料，讓球迷了解他們自己的日常生活的現況及簽約的內容。

近來再次傳出姚明下屆復出可期的新聞，當中有即傳即否定，也有今天見報，明天又更正的，令球迷不知所措。直至近日《休斯敦紀事報》（Houston Chronicle）的體育版專欄作家喬納森·費根的一篇專文報道，才披露出自巨人的最新情況：

這真要感謝上帝，火箭隊官方已經發表聲明，姚明的足傷不足以威脅到他的職業生涯，有關手術可以推毀姚明球藝的謠言，也已不攻自破，因為他已踏上康復之路，現在唯一受人注視的是姚明究竟何時才能下場打球。

根據姚明的主治醫生克蘭多表示，姚明在手術後的六至八個星期內，腳部根本無法着力，必須撐拐杖行走。不過姚明忍受不了自己體重的增加（一試想，由七月下旬養傷起，他就缺少體育運動，體重上升），決定開始進入訓練階段。現在他每周訓練五天，每天兩小時，加強上肢力量 and 體能的訓練，希望可以穩着體重的再上升。另一方面，他儘管坐在輪椅上，亦主動到三分線內的不同位置 and 角度練習投籃，以訓練自己的眼力和手力。

自從七月中旬接受腳部手術後，「中國移動長城」姚明一直在家中養傷，很少公開露面。然而有關他的消息，仍然不絕於耳，這也是美國NBA的首屆「指的中鋒，他更是中國體壇的標誌性人物，世界有關品牌的代言人，如此重量級人物，媒體又怎麼會放過他，以滿足廣大市場的需要？休市球迷心中明白，暫難見到他的偉岸身影，不過對他的仰慕之情，不減反增。不少「粉絲」到他投資的Kao's Restaurant去吃飯，期望可以與他邂逅。有球迷到休斯敦唐人街的惠康超級市場，留意姚明特別訂造的寶馬汽車，有沒有開進中國城來購物。更有球迷到休市市中心的一「豐田體育館」去，觀看新一届火箭隊員在練習操課時，姚明有無到場打氣。

風聲大作

王兆貴



電影《風聲》公映前，媒體在報道該片首映發布會的消息中，紛紛用「風聲大作」這個詞來形容該片的輿情，雖說是信手拈來，卻也語意雙關，生動有趣。世界上現存的所有語言中，漢語詞彙的表意功能最爲豐富，不僅形象傳神，文意如畫，而且氣韻生動，繪聲在耳。由陳國富、高群書執導，周迅、李冰冰、張涵予、黃曉明等主演的這部影片，我雖然尚未看過，但卻非常喜歡「風聲大作」這個詞，因為它蘊含有異乎尋常的動感刺激。看到「風聲大作」這個詞，會讓人想起唐人許渾《咸陽城東樓》的詩句，感受到山雨欲來的氣勢；想起王昌元的那首古箏曲《戰風風》，感受到「大弦嘈嘈如急雨」的渾響；想起《水滸傳》中武松醉醺醺地登上景陽岡，忽然間從灌木林裡躍出一隻吊睛白額猛虎來；也會聯想到神鬼現身的前兆、武功高手的運力。風聲大作，意味着不平靜，預示着將有新奇的事情要發生，聽來，令人心神爲之一振，耳目爲之一新，因而會產生探究的欲望，昭然的期待，若揭的興奮。

《風聲》是根據茅盾文學獎得主麥家同名小說改編的諜戰故事片。自開拍以來，就因爲其題材的獨特和演員陣容的強大，而備受媒體與影迷的關注。借用「風聲大作」這個詞彙，來摹狀這部影片撩開面紗前的氣場和氛圍，可以說是神來之筆。如果讓我來解讀，「風聲大作」一詞所透逸出來的和曉諭人們的意蘊至少有三。其一，不論是小說還是電影，《風聲》都是一部大作；其二，既是一部諜戰片，自然免不了有風聲鶴唳的驚險、詭譎詭異的情節、謎團重重的懸疑；其三，《風聲》這台戲尚未開演，由於娛記們的探班透露、製片方的宣傳炒作，加之人們的猜測和議論，就已是風生水起、風起雲湧、滿城風雨了。



九月八日，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因無證醉酒駕車致四死一傷的孫偉銘無期徒刑，孫觸犯的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整個事件中我們看到了三種表達。

先來看孫偉銘的表達。孫出身在一個普通人家，大學畢業幾年後，已進入有房有車的一族。此次肇事發生在他吃完一位親戚的生日酒後開私家車送我父母回家的途中。他本來想用一種「顯擺」來體現自己的「孝心」，卻不知道天下父母之最願就是子女能平平安安。結果是，他的荒唐舉動至少給五個家庭（包括他自己的家）帶來了無法彌補的痛苦。

我們再來看公衆的表達。從一審到終審的過程中發生了一件事，就是孫偉銘的父親孫孫林在爲兒子輾轉奔波籌款賠償的操勞中被查出膀胱患了惡性腫瘤。他從一個被遷怒的對象（起初，曾有受害人家屬打了他一記耳光）轉變成一個亟待救助的弱者，人們開始同情他，至少在三個方面對其施以援手：重慶一家醫院爲其免費動了手術；愛心人士爲籌集賠償款而解囊相助；受害人家屬韓氏父子主動聯絡其他家屬及時向法院提交了他們簽字的諒解書。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法院的表達。判決中有兩個要點是很明確的。孫偉銘「無證」和「醉駕」表明他犯罪的故意，他闖禍不同於一般司機的失誤，所以不能用「交通肇事罪」來爲其量刑。但孫畢竟不是以製造事端爲目的而駕車撞人，若判極刑則偏重。他犯罪屬「間接故意」，考慮到他「認罪態度好」、「積極賠償」以及「獲得被害方諒解」等情節，最終判決給孫偉銘留下了一個改造自己的機會。

孫偉銘的表達是由於「跟着感覺走」而產生的，他只圖一己的痛快而罔顧他人的生命，理所當然地被自由生活淘汰出局。公衆的表達閃耀着理性的光輝。理性是一種普遍認同的「善」。正是善，讓人們粉碎了「株連」這種橫行多年的野蠻邏輯，使對弱者的普遍關愛成爲風尚。法律是公衆生活的「遊戲規則」，它追求的是公平。生活是複雜多樣的，世上不存在天衣無縫的法律。執法者的表達應當是，在法律條文的框架下做出合情合理的判斷，這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氣。

孫偉銘案已經塵埃落定，而一茬接一茬的生日酒仍會喝下去，馬路上的車流也會有增無減，因生活仍在繼續。短缺固然是不堪回首的，期盼豐裕也無可厚非，但我們的終極目標是和諧社會，在此社會裡「和而不同」將是生活的常態，個體一定會有更多自由——有更多選擇和表達的機會。此刻，孫案正警示人們：私人表達一定不能越過公衆生活的底線，反過來，每個人每一天都要記住——珍視自己，珍視親人，也珍視陌生人的生命、健康和幸福。